

藏

書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

七智謀名臣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陰人。祖父淑，生八子，號爲八龍。彧其一也。彧卽纁子。年少時，南陽何顛異之，曰：「王佐才也。」董卓之亂，彧謂潁川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鄉人猶豫未決。會冀州牧韓馥遣騎迎彧，彧乃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彧度紹終不能成事，聞曹操有雄略，去從之。操大

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興平元年。操領兖州牧。以或爲鎮東將軍。操征陶謙。任或留事。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潛迎呂布。使告或曰。呂將軍來助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或知邈爲亂。卽馳告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兖州諸城皆叛。應布矣。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突至城下。欲求見或。惇等皆曰。君一州鎮也。不可輕往。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貢果見或。無懼意。遂引去。或因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

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或謂昱
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至東阿卒完三城或之謀也
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
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
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
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
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
也且陶謙雖歿徐州未易亡也公前討徐州威賞實
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事固有棄此取

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
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自京
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操攻陶
謙。阮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操又引軍從
泗南攻取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
得。長。復人行。故或言云然。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
平諸縣。布敗走。交州遂平。建安元年。漢獻帝自河東
還洛陽。操議奉迎都許。或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
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

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
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
之思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
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
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
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彧爲侍中守尚書令操雖征伐
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自曹操之迎天子也袁紹內
懷不服紹旣并河朔天下畏其彊操方東憂呂布南
拒張繡繡又敗操軍於死紹益驕與操書言辭悖慢

操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操失利於張繡故
或見操操以書示之或曰古之成事者誠有其才雖
弱必彊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
袁紹爾紹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
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
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
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
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飭智以收名譽故
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

無所恠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紹雖彊其何能爲。乃悅或又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則是我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比公安定山東亦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三年操旣破張繡東擒呂布定。

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爲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未易克也。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畱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多叛歸紹。操與彧書，議欲還許，以致之。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與公決勝。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

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奔操。說操潛兵燒其輜重。紹遂以敗。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

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遂斬顏良。解白馬之圍。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騎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十騎前後至。諸將復白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趨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醜。醜與良紹名將也。再戰悉擒之。紹軍奪氣。而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操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

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破
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交豫遠師江漢若紹
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復次于
河上紹遇病歿操渡河擊紹子譚尚八年操錄或前
後功表封或爲萬歲亭侯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
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謂操本興
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謙退之實君子愛
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
或勞軍于譙因輒畱或叅丞相事操軍至濡須或畱

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明年操遂爲魏公魏氏春秋
曰操饋或食發之乃空器於是飲藥而卒或德行周
備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懿常稱書傳遠事自耳目
所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操
嘗曰二荀之論人久而益信鍾繇以爲顏子旣沒能
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
自以爲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
曹公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吾等受命而行猶
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

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執怨完得書以示
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計以呈
操操陰爲之備或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王粲
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
上且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
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
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
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
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憂故不言爾操

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操以此恨或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裴松之按漢紀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歿計或于時年始二歲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裴松之又以爲緄八龍之一將有逼而然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而或以闡賢用事四海屏氣左愴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昔

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緹之此婚庸何傷乎
或子粲字奉倩何劭爲之傳粲常論其父或不如從
兄攸蓋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
密自居而已誠然乎哉李卓吾曰荀彧旣屢以高亮
劉項爭天下事許曹操矣却拒董昭之請何邪世間
道學好騎兩頭馬喜踞兩脚舡專欲無厭思惟兼得
而不知人之不可欺卒之俱不能得而反以兩失也
豈獨荀令君然哉裴松之等取唐衡生卒之年苦爲
或辨又謂其出於不得已皆無見識之甚要知無之

不足爲或奇有之不足爲或累烏用辨也

○滿寵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許令滿寵按之將作大匠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於是卽日赦出彪初或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不得不善矣

○荀攸

荀攸字公達，祖曇，廣陵太守。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時攸年十三，疑之，謂其叔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乎？」衢推問，果殺人。公命者董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何顥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顥，攸繫獄。顥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曹操迎天子都許，荀彧薦攸，操乃徵攸爲尚書。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

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若急之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曰不用君言故至是是歲操自宛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不可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可破也操曰善進至下邳布旣戰敗退而固守攻之不拔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

主衰則軍無奮志。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城當自拔。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操援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斬其騎將文醜，而與紹相拒於官渡。時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萇銳而輕敵，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獲其輜重而還。七年，從討袁譚。袁

尚於黎陽。明年操欲征劉表，而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請救操，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強，宜先平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紹據四州之地，以寬厚得衆，假使二子和睦，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怨，勢不兩全，可急圖之。」操曰：「善。」乃許譚和親，而還擊破尚。冀州平，表封攸陵樹亭侯。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

可及、愚不可及、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後從征孫權、道薨、操言之、則流涕

○賈詡

賈詡、武威姑臧人、察孝廉爲郎、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

董卓入洛陽。詡以太尉掾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歿衆。皆懼。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自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傕乃西攻長安。和出天子。詡有力焉。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與詡同郡。詡遂去。傕託熲。詡素知名。爲熲軍所望。熲內恐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或謂詡曰：熲待君厚矣。詡曰：熲性多

疑有忌。詡意禮雖厚，我去必喜，又望吾結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俱全矣。詡遂往，繡執禮甚卑，煨果善視其室。詡乃說繡與劉表連和，曹操北征繡，一旦遂引軍退。繡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譏曰：「不用公言，故敗。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果得勝而還。因以問詡，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

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畱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知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是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詔書繡欲許之詔顯於繡坐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曰何至是若此當何歸詔曰當歸曹公繡曰袁強曹弱今又與曹爲仇詔曰此乃所以宜歸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

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宜從三也。繡遂率衆歸操，操執詔，手曰：「使貴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以問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建安十三年，操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

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操子丕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不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已。」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荅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太子遂定詡，思非操舊臣。」

而策謀深長懼見猜疑闔門自守男女嫁娶不結高門曹丕篡位以詔爲太尉丕問詔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者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李生曰此人非但有謀

名臣傳 卷十七
且有。大識。享年七十又七。宜哉。

○程昱

程昱東阿人。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老幼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謂縣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勢。可知矣。此不過虜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還城堅守。度可破也。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因大呼曰。賊至矣。便下山。趨城。吏民奔走相隨。昱

遂與之共守。度等來攻城，不可下，欲去。昱因率吏民開城急擊，度等破走。東阿得全，昱之力也。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而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必與紹絕。別勸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可將騎來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乃召見昱，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收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瓚，未

至瓚已大爲紹所破矣。曹公臨交州，辟昱與語說之。及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畱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皆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彧，謂昱宜往說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之甚。方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此殆天所授君。若固范我守東。」

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
時況嶷已在范允乃見嶷伏兵誅殺之而勒兵自守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又不得渡昱至東阿
東阿令棗祗已率屬吏民拒城堅守矣卒完三城以
待曹曹公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
昱爲東平相屯范曹與呂布戰於濮陽不利蝗虫起
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曹連和欲使曹公遣家居
鄴曹公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
言曰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意者將軍殆臨事

而懼乎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願將軍更慮之公乃止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守鄆城有兵七百公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曹公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其後曹公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立未

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
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
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則又
不可得而殺矣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曹

○郭嘉

郭嘉潁川人初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曰夫智者審
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
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奸謀無決欲與
共濟天下難矣遂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

早卒曹公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
汝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遂召見公曰使
孤成大業者必子也因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
并從之地廣兵強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而力不敵
如何對曰劉項之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
雖強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子敗公有十勝雖兵
強無能爲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
東取呂布公曰然征呂布三戰破之遂禽布劉備來
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曹公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

必爲患公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
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以窮歸我
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
誰與定天下乎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曹公與
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嘉策之曰策新并
江東所誅皆雄豪將帥能得人效力者也然策輕而
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獨行若刺客伏起一人之
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
許貢客所殺嘉後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

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間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公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遂從定鄴公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將多懼劉備龔許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我耳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生之臣胡人一

動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
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
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公遂行至易嘉曰兵貴
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乃密出盧龍塞
直指單于庭虜卒聞之惶怖合戰大破斬蹋頓及名
王以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策略曹公語人
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遂
不起

○董昭

董昭定陶人袁紹使昭領鉅鹿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邏候安平張吉舜當攻鉅鹿城孫伉等爲應檄到卽收伉等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按檄告令皆卽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後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畱時曹操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况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

公於是通曹上事，并表薦焉。昭又爲曹作書，安諸將李催、郭汜等，各隨輕重，以致殷勤。建安元年，曹公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曹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援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然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今將軍爲內主，吾爲外援，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矣。」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

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其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而曹遂朝天子於洛陽曹乃引昭並坐問曰令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曹公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累乎昭曰

夫少黨援將獨委質且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遣使厚遺荅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洛陽近許以便轉運庶免縣乏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公曰善卽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致辭以卽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樊軍之圍可不救而自解伏乞不漏令羽有備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倘有他意爲難不小公曰善卽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

着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樊圍以解曹丕篡位遷昭爲侍中三年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甚不敢輕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舉難就當深入遠道宜利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加江水尚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

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乎後果如昭言明帝太
和六年薨年八十一

○劉曄

劉曄漢光武子阜陸王延後也曄母產渙及曄渙九
歲曄七歲而母病臨終戒渙曄曰尔父侍人素誦害
我汝長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至十三謂兄渙曰亡
母之言可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
拜墓舍內大驚曰其父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
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楊

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
最驍果欲驅掠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
逼曄使唱導此謀曄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
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使者爲論事勢要與俱歸
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令家僮將
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令健兒
因行觴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
因自引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
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

兵數千，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衆皆叩頭開門。內曄推曄爲主，曄視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時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久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倘旬日不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將軍進屈於敵。

退無所歸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勳窮
蹙，遂奔曹。曄與蔣濟等亦皆以揚州名士爲曹所徵。
時廬江界有山，賊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所遣偏
將皆莫能克。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相依爲強，非
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
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見誅，況明公之德
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
虜自潰矣。」公笑曰：「卿言近之。」遂克。策後征張魯，轉曄
爲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公曰：「此妖妄

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曄策魯可克。如糧道不繼。雖退軍亦不能自全。馳白公。遂攻之。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因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

則不可犯矣。公不聽。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雖斬之而不能安。乃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文帝時，吳遣使稱藩。朝臣皆賀。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強兵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夫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

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蜀
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
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
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
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
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欲興兵擊吳，聞我伐吳，
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
救吳，必然之勢也。文帝不聽，遂受吳降，拜權爲吳王。
曄又進曰：不可。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

耳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且權一受王位之後。蜀兵旣郤。必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而內爲無禮。以怒陛下。待陛下赫然發怒。興兵彼。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受珍貨重寶。如此。今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拜權爲吳王。權將陸遜旣大敗劉備。果內不順。如曄言。文帝復興師伐吳。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楊

州諸軍並進帝問權公自來不睥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駐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後出爲大鴻臚以憂歿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人時天下已亂肅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遂指一困與瑜瑜是以益知其奇也瑜東渡因與同行

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因薦肅才宜佐時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我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旣而劉表

歿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
內阻山陵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加劉備與操有
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若備與彼協心則
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
請得奉命弔表二子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
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
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
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懼奔走欲南渡肅徑迎之
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勸備與權并力備隨

到夏口、遣諸葛亮使權、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諸將
議皆勸權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至、字下曰
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
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
大計、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名、瑜還、遂任瑜以
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卽先
還、權大請諸將迎肅、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
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
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

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歎美
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
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乞肅
自代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先是周瑜其寧並勸權
取蜀權以咨備備不冝旣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
備又不聽權乃遣呂蒙率衆取之備聞之自還公安
遣羽來爭三郡肅住益陽邀羽與相見但請單刀俱
會諸將恐有變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
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自干命乎乃趨就羽羽曰烏

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獨飭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士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以濟乎羽無以荅備乃割湘水爲界各罷軍肅年四十六卒

權爲舉哀臨葬諸葛亮亦爲發喪及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曹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追謂巴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天人去就巴可知矣足下去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先主深以爲恨

巴復從交阯至蜀，俄而先主定蜀，巴乃辭謝先主，不責也。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大怒，詈諸葛亮，謂巴曰：「張飛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備聞之，怒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盡赴諸藏，兢兢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

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後代法正爲尚書令吳張昭嘗對孫權論巴禰阮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章武二年卒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

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尔諸葛亮亦言之先主見與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亮畱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于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璋旣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

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伏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卽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

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統還坐統復故位初不顧謙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法正

法正字孝直扶風人建安初天下饑荒正入蜀依劉

漢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松後於荊州見曹公深
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舉正正
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會璋聞曹公欲征張魯
松遂說璋遣正迎先主使之討魯正既銜命而往乃
陰獻策於先主先主然之於是取璋時璋蜀郡太守
許靖將踰城先降以事覺不果及璋稽服先主亦遂
薄靖不用正謂先主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
許靖是也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
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必以主公爲

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
主乃厚待靖。而以正爲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
畿。內爲謀主。一殮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
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亮荅曰。主公之在公安也。
正在於此。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
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
妙人妙人。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以法使不得行。其
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
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故

亮云然。建安二十二年，正謂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畱夏侯淵、張郃屯守，此非其智不逮，力不足也。必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先主善其策。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正曰：可擊矣。乃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之曰：吾故知玄德不辨，有此必爲人所教也。先主旣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正卒。

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後先主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屢諫不聽及大軍敗還亮乃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

藏書名臣傳卷十八

○五智謀名臣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少貧賤，以鬻菴爲業。嘗貨菴於洛陽市，有一人貴買其菴，而云無直，令隨取直。猛從之行，不覺遠，忽見一父老，鬚髮皓白，踞胡牀上，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前拜父老，父老令十倍償菴，直仍送出。猛旣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博學，氣度雄遠，士不參其神契，卽不與交。隱於華山桓

李生同

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謁溫，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溫默然無以對。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爲軍謀祭酒。溫將還資，猛車馬欲與之俱，猛還山谷。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爲乎遠行？時秦王苻生醜虐不道，而東海王苻堅志度堅左右說堅誅秦王，堅以問呂婆樓

漢書曰僕乃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至
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容之堅因涕樓招猛
一見如舊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如
玄德之遇孔明也堅既代立以猛爲中書侍郎掌機
密又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殺下吏百
姓上書訟猛堅以檻車徵下廷尉親問之曰爲政之
體德化爲尤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
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國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
臣劇邑謹爲明主翦除凶猾始殺一凶餘尚無數若

以臣不能窮刃殘盡暴肅清軌法臣願甘心鼎鑊以謝
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聞命也堅謂羣臣曰王景
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以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
修廢職秦民大悅遂以猛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
書又遷左僕射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
如故時猛年三十六矣歲中五遷權傾中外宗戚舊
臣皆害其寵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氏豪佐秦主健定
關中衆辱猛曰君無汗馬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
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食之也

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門外。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佯問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何如。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壻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猛讓之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大怒。立命斬世。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亦數譖毀猛。堅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後上下咸服。莫敢言者。晉興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屢言於堅曰。不去

五公終必爲患。堅不聽。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往討。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入襲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晉公柳、趙公雙皆與通謀，幼誅雙，復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柳據蒲坂，武據安定，雙與庾據上邽，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賴雙等以次誅滅，而猛復攻破陝，擒庾，誅之。秦國乃定向。使早聽猛言，安有是乎？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羣臣議不可。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

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
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
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兵救燕初燕太宰慕容恪
臨終謂燕王暉曰吳王垂文武兼資若任以政國家
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時慕容評專國素忌
垂故垂奔秦堅聞慕容恪卒已有圖燕之志及聞垂
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
王猛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
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燕初許割虎牢以

西略秦，晉兵既退，燕復悔，秦王怒，遣猛及將軍鄧羗、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參軍，鄉導將行。造垂飲，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其子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卽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

委身投朕

節節見堅不齊事宜往以而後失也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爲過懼而

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
城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
辭復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慕容評屯潞州猛進與
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
斬成鄒羌請曰賊衆我寡詰朝將戰宜且宥之猛曰
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違期
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許羌怒還營嚴
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

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讞猛。執羌手而笑曰。

○前○後○除○斷○真○老○賊○也○

吾試將軍。尒將軍於郡將尚尒。況國家歟。秋七月甲

子猛陳師渭源而誓。眾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

望見燕兵衆盛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

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

○以○關○爲○賊○之○性○也○

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

○玩○侮○之○氣○著○乎○此○也○

兵交。猛召羌。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

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

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

○僣○旗○息○鼓○肅○然○

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猛之未至鄴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不齊甚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曰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無足慮也監國幼冲鸞駕遠臨朕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乃入鄴執燕主暉以猛爲冀州牧

都督關東六州軍事。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自效。堅遣侍中諭旨。猛乃視事。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西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泰從融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

人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魯王
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
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
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之過猛疾堅親臨省問以
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
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
之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龍驤將
軍皆敵國來降爲堅所寵任故猛言及之堅比斂三
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

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人。武后時，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時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親得其手牒。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當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之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今賴天之靈，發悟陛下臣。」

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矣。后悅，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密議，以功封梁縣侯。武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問起居。五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爲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入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玄宗卽位，講武新豐。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內，得詣行在。崇時在同州，召至。帝方獵渭

濱問崇曰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璠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弃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未忘也帝遂與俱獵緩速如旨是日帝懽甚旣罷獵乃謂崇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銳於治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

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嗾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遷紫薇令二月庚寅朔太史奏
太陽應虧不虧崇上賀請書之史冊三年以盧懷慎
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崇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
委積懷慎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
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
紫薇舍人齊澣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澣曰公可謂救
時之相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崇嘗於帝
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
出內侍高力士侍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

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開元四年山東大蝗崇奏曰詩云秉彼蠹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蟻以及蠹賊此除蝗誼也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若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乃縱捕時議者猶誼譁不止帝

復問崇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事變事固有違經而
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
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大是今飛蝗所
在充滿加復蕃息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
乎帝然之蝗害訖息盧懷慎卒崇病疢移告凡大政
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
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久之崇還宰政因舉宋
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
太廟屋自壞帝問宋璟蘇頌同對曰壞壓之變天所

以示教戒。陛下空倚東巡，又聞宗憲對曰：「符堅故殿營廟，而唐國之巨山有新濠，尚不。」
久枯木，自當摧折，但壞與行會耳。且陛下以國事元
元輸餉告勞，因幸東都不爲已也。百司已戒，僕擬既
具請車駕如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三百疋，車
駕遂東。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
二。崇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中戍士馬儲械
無不精熟。上初卽位，勵精爲治，每事訪宗，崇應答如
響。故上專任之，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

他相莫如也。始爲同州張說素恨崇，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聽。又使殿中監丞姜皎言于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崇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皎叩首服。上卽遣中使召崇，詔行在。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衆趨出，宗曳踵爲有疾狀。帝名問之，對曰：「臣損足，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也。」夫岐王陛下愛弟，曷能輔正而密奏，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二

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然其人素奢侈好
玩吾歿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
若顧卽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登時錄
進上覽豫礮石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後
必當有悔若復來索碑文便當引視礮石告以上聞
可也崇歿張果至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敍致該詳
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擎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
亭毒之功全數日後果遣使來索原本欲加刪改諸
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撫膺曰歿

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矣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密以聞他日上名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必常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私其子及聞之大喜曰卿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德臣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古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人必謂陛下私臣乃止

○李泌

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悉名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奏李泌卽馳名至帝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木靜若得意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勅其家善養視之張九齡尤獎愛泌九齡與嚴挺之蕭

名臣傳 卷之二
一三
誠善、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名。」蕭泌在旁，率介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泌爲小友，嘗遊嵩華。終南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之，斥置蕪春。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穎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至于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

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
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
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志在苟得詎能定中國邪不
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
圖久安便無後害至、盡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
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志忠不敢離范陽常
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其四將
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母取華令賊
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

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
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
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
歿河南諸將手時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親
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
爲治室廬代宗立召至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爲娶
朔方故畱後李暉甥婚日勅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
已出爲江西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袞所忌授澧
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時

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
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
復合如此葉矣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封鄴
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殍道
路者泌請復之帝曰人旣凋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
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
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泌乃條奏
中朝官常侍賓客可罷者又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
屬皆不除則所收料奉乃多于減員矣帝悅是時州

刺史月俸至千緡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
罷權泌以爲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
俸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
用韓皐歸登泌因收其公解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
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
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
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
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事四
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

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獨柳
玘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于魯連。范蠡云。泌
在衡嶽。有僧號懶瓚。與坐撥火中。羊啗之。曰。勿多言。
領取十年宰相。鄴侯家傳云。泌少時。身輕極。能于屏
風上行。竹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
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既長。辟穀。每導
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鑠子骨。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
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
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

皆屬日向之上欲以俟爲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王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旣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月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屬焉俶聞之謝泌曰此俶之心也上謂泌曰張良姊祖母昭成太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

爲時委曲此

一看免後來多少

禍患

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利已也。至于家事，

既

可卽位元子

亦可

冊立

東宮甚矣

之

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至德二載，帝又從容

害人國也

謂李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令建寧專征，又恐

如此則建寧自不以外矣

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

交切，須卽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

辯。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

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泌出以告廣平。王俶俶曰：先

生深知其心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氏，臣何

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李輔國外恭

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姊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

倭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于上曰倭恨

不得爲元師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倭死于是庶平王

倭及李泌皆內懼倭謀去輔國及良姊泌曰不可王

不見建寧之禍乎倭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

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倭曰先生去則倭益危

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

能爲九月廣平王倭入長安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

上名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舊

人子之職矣。泌對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聖
勢自然，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
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
乃可。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入蜀，因就泌飲酒，同
榻寢。李輔國請取契鑰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泌曰：
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
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
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
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得以

求去若其既辦臣安得言陛下曷日待臣如此臣于
事猶有不敢言者況天下九好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
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
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但
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早立之可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
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心好甚廣平王當怨之廣平每
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
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
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

寧若一轉○好○七○其○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為忌益相○透○心○下以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必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毋再摘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姊忌之潛搆流

言故泌言及泌求歸山不已上不得已乃聽歸德宗
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
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
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
鞚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
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郾國大長公主第密以
白上上謂李泌曰郾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泌曰
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
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

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宗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郤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郤國肅宗之女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爲太子妃詹事李昇出入主策或告主淫亂且厭禱上太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上名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急詞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何得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急詞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

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急詞

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爲愛家族

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

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此殺詞

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死後得行

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

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

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緩殺入得好

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
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詞雖緩從頂門入妙哉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
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
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
今日又爲陛下相，又覩諸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
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
帝自建寧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
防讒搆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
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

監國託附者衆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
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鞫之事狀顯白
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
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
知心不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冤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
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
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名大臣知義理者二
三人與臣鞠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
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

元之時武惠如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
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
逢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蠶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
矢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苑在寢
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
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
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
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鄴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
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

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傳卿代代以報德，何爲出此言。」

乎上嘗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肅杞惠清張介人
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
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
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
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不致大
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
可其奏則悅燕之反覆問難卽怒而辭位觀其意以
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
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

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言相之不可言也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一日與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

至蒸熨手足以避役。牛仙客以積財爲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賣綿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盡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曠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禍亂遂生。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曰：侯平河中。

當與卿議之。他日復問，必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
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亂，經
費不充，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亟減戍卒歸之，何
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又大言真快哉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
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
對曰：此須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
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
爲綵纈，因党項以市之。每頭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
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

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爲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爲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畱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

喜聞矣。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爲富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又大言。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之議不行。故不冒言。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先時肅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則無官以賞之。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

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緡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歸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李希烈反唐宗室李勉爲汴宋滑濮河陽等道都統希烈攻勉勉嬰城守累月援莫至乃募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議者多

以勉失守大梁不應爲相李泌言於上曰李勉公忠雅正而用兵非所長大梁不守然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貞元間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戮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

臣無可報也。然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側。恐中外之憂，不日復生也。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

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妖僧李較，奴自言本皇族，見獄瀆神，命已爲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上告。上命捕送內侍省，推鞠李晟聞之，驚仆於地。曰：晟滅族矣。泌問其故。晟曰：晟新罹謫，毀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欽緒奉天功臣遊

壞子也。尋斬軟奴等八人。比軍之士坐歿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遊瓌委官詣闕謝。上遣使止之。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宥之。泌曰：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其心。正月朔赦天下。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今奏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旣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上欲於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爲祈禱。流聞四方。將立巫風。臣聞杜郵

有祠請救府縣修葺則不至驚人耳目矣初肅宗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援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憇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媯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非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暑若乘其

新至之銳攻嶽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若春氣已深
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既熱官軍必困於思歸
賊休兵秣馬伺官軍去復來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
不如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
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時德宗
為奉節王學文於李泌至代宗世泌居蓬萊書院德
宗為太子亦與之遊興元元年德宗急詔徵泌為左
散騎常侍日直西省時李懷光叛上問泌曰河中密
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

亦恐巢穴耳不戀晨昏也

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而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又、大、三、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元將達奚小俊爲援上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

三面縣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
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
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
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便為
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勅燧與臣
同辭偕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
此亦一勢也上曰朕方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
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
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成

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必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飢，故不授必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覘者馳以告抱暉，稍用自安。必具以白。上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必與馬燧俱辭行。必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必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旣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必曰：

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爲我贖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旣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宥。詔謫戍天德軍。歲餘亦竟殺之。而抱

暉遂亡命不知去向議者有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
兵修石頭城上以問泌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
外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
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
嘉之行以爲迎扈之備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滉性剛
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願陛下祭之上曰他議洵洵
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回聞之其子臯爲考功
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
其子猶懼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

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
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
保混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畱中雖知卿
與混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泌曰臣之上章以爲朝
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蝗關
中米斗千錢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
之惑而諭韓臯使之歸覲令混感激速運糧儲豈非
爲朝廷邪上曰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
歸覲面賜緋衣臯至潤州混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

神妙

末了

老賊の眞の善の逢の君の妙の妙の

不見の入の其の妙の中、矣、

果、來、

濱發米百萬斛既而陳少遊亦貢米二十萬斛上謂
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邪對曰豈惟少
又言遊諸道將爭入貢矣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
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高明應
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
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盧濠都團練使張建
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盧壽歸淮南則淄青
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駭可代宜
徵爲金吾將軍上從之以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建

封爲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畏而悅
初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
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
賓委府縣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
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畱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
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
田宅者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告訴
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和甚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畱京
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

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
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于是胡
客無一人願歸者必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
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
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回紇
合骨出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
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
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
公之心屈已徇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

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
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
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
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
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備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
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于和回
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史朝
義德宗時爲雍王克元帥可汗壁陝州王往見可汗
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歿之于是泌曰豈非以陝

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歿，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

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四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必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

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
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
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
志意驕矜敢責禮於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
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命陛下於營中歡
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
羽母捧陛下於貂裘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
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
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

曰故願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邇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勲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况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

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
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
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
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
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
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
曰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
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
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旣而回紇可

汗遣使上表稱兒及臣凡泌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喜
謂泌曰回紇則旣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
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
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
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役未嘗一日
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強自葱嶺盡西
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
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成
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由進士及第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宰相建之時王曾知制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識夷簡否曾曰不識旦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者也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而未及仁宗天聖七年乃拜夷簡同平章事太后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謂夷簡何以不言不去夷簡曰先帝待我期以安寧宗廟耳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

唐十年李宸妃薨太后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夷簡
喪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后獨坐簾下召夷
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若何豈欲離間吾母子
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
也喪禮宜從厚太后始悟夷簡復請治喪皇儀殿用
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
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
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
朝者累日是日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詣洪福寺

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帝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
太后乃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此夷簡之
見也大內火百官晨朝帝御拱辰門百官皆拜樓下
夷簡獨不拜帝使問之對曰宮廷有變羣臣願一望
清光帝命舉簾夷簡乃拜帝始與夷簡謀罷樞密張
耆夏竦等退以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
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出判陳州是歲夷
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復政太后怒使投之嶺
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畱渙至是帝擢渙爲右正言

顧夷簡曰向者樞密欲投渙賴卿以免也夷簡曰漢
由疏外故敢言之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
陛下使陛下子毋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郭后一
向憑恃太后頗驕橫上所幸尚美人嘗於上前有侵
后語后不勝憤批其頰安符不怒誤傷帝頸夷簡遂主廢后議
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對亦是
正諫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遂勅有司無得受臺諫草
奏中丞孔道輔率諫官伏奏殿門闔不得通乃叩鑪
大呼有詔夷簡諭旨道輔等皆曰大臣之於帝后猶

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夷簡曰：廢后亦有漢唐故事。卽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黜道輔、仲淹補外，而宋庠等罰金。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太妃爲皇太后，及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爲之弊。楊太后亟以爲言，人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亦言之不已。上頷之，文應乃命檀車卽載二美人以出。初，蔡齊力爭欲削遺詔，中楊太后奏決軍國大事之語。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上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爾。及二美人爭寵，恣

橫卒賴楊太后排遣之劉太后服未除夷簡又勸上

安見是不好

立曹后范仲淹曰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夷簡謂韓琦曰此事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於是二人皆罷寶元三年夷簡復入相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入寇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遠城洛陽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大見宜建都大名

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旣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建北京識者躉之。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比至。中使數輩催促夷簡。愈緩轡徐行。旣見上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召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夷簡有眩疾屢告退。有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復降手詔。

曰古謂髡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及薨上涕下曰安得
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
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
者所詆而眷荷不衰所斥士旋復收用其於天下事
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借兵伐高麗堅
執不可太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夷簡對曰但以臣
不肖拒之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
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者卽爲節度使仍賜錢
萬貫夷簡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

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歿。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抑班。以後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李迪與呂同相。迪嘗有所規畫。呂覺其非所及。有人告曰。李子東之慮事過其父。夷簡因謂迪曰。公子東之才。可大用。卽奏除兩浙提刑。迪父子不悟。

皆喜受命後燕王爲其門僧求官呂與李共議許之
既而呂在告獨迪奏與久之迪忘其實反謂呂私燕
邸呂卽以案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方知東之
之出爲呂所賣也王曾求復用宋綬謂呂曰公已位
昭文孝先至可以集賢處之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
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願以首相處之上不
可曾既至又與夷簡不協復求去上問之對曰夷簡
政事多以賄成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府所入三
千緡上驚召夷簡夷簡請付有司乃以付御史中丞

范諷推治無之上大怒遂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
許州景祐中范仲淹坐屢攻夷簡之短落職知饒州
康安元年仍復舊職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
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卽除淹
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面謝夷簡曰
竊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念獎掖也及仲淹
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悖慢仲淹具
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夷簡謂宋庠等曰人臣無
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仲淹

奏臣始聞虜悔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乃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故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宋庠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時爲樞密副使爭甚力上問夷簡夷簡徐對曰杜衍之言是也於是罷庠知揚州而仲淹不問慶曆三年夷簡求罷上優詔不許陝西轉運使孫沔言自夷簡當國黜忠廢直及出鎮許昌又薦王隨陳堯佐代已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不若已者以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而名用也陛

下果召夷簡入相復三年矣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北
虜無厭乘此求賂今夷簡又以病求退陛下親寫德
音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
有泣下者夫夷簡在中書一十年三冠輔相言無不
聽請無不行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也苟遂容身不救
前過以柔而易制者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爲羽翼
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
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夷簡曰
此元規藥石之言奸甚地甚但恨聞此遲十年余仲淹經略西

事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
之才之力歐陽脩爲仲淹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
賊之語正謂是也朱熹曰夷簡方寸隱微雖未可測
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
者。李先生曰夷簡若過得朱文公眼目殆亦可矣何者
道學先生責人至纖細也。

藏書名臣傳卷十八